

宽容

TOLERANCE

〔美〕H.W.房龙 著

何兆武 李 申 陈 茅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宽容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美)房龙(Van Loon, H. W.)著;何兆武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

(房龙作品精选系列)

ISBN 978 - 7 - 301 - 17785 - 3

I. ①宽… II. ①房… ②何… III. ①思想史 - 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8082 号

书 名: 宽容

著作责任者: [美]房 龙 著 何兆武 等译

责任编辑: 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7785 - 3/G · 29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7.75 印张 247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我们大家为什么不应该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呢？我们仰望着同一个星空，我们是同一个星球上的旅伴，都居住在同一个蓝天之下。每个人尝试沿着哪条道路去寻找最终的真理，又有什么关系呢？生存之谜是太大了而不应该只有一条路引向一个答案。

——昆图斯·奥勒斯·西马库斯

国家的终极目标并不在于统治人，用恐惧来束缚他们，迫使他们屈服于别人的意志。它的目标倒是要这样地行事：使它的公民能拥有健全的灵魂和身体，并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因为国家的真正目标乃是自由。

——斯宾诺莎

可爱的先生们，再见了，我即将离去而步入未来。三百年之后，我要在十字路口等待着人道。

——鲁卡特里

译 序

本书作者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1946)是当代世界著名的通俗历史作家。他原籍荷兰,后入籍美国,曾著有多种有关历史的普及读物,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其影响之大和读者群之广要远远超过专业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

房龙的著作能把繁富的历史事实和现象融化成他本人的切身感触,然后以对人道的深厚同情和对暴政的严厉批判的笔触引导读者去认识在历史上什么精神是可贵的,值得人们去继承和发扬,什么精神是可恶的,是人们应该加以否定和摒弃的。他从不单纯地去罗列事实,也绝不是单纯地去进行说教。他的浅显动人的故事,循循善诱,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要认同于人道和人文主义的理想。在反法西斯暴政的斗争中,他的作品向人们提供了一付清凉的解毒剂。他的这种思想上的诉求是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同情与爱好的原因,也是使他的著作为人喜爱、历久不衰的原因。

作者本人虽然是渊博的历史学家,但他的大量著作都是史论的成分远远多于史实,他喜欢用比喻乃至隐喻,而无意介绍具体的史实。但他由于缺少对具体史实的介绍,往往使得并不是很熟悉有关的史实的读者们感到隔膜。他打动读者的,倒不是由事实本身来说话,而是由于作者的同情心和对人道的深厚的关怀。如果读者由于读他的著作引起了读史的兴趣,能进一步阅读一些有关的历史著作,那么作为历史的通俗性的著作就已经超额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理论感兴趣的读者或许会觉得他的著作

往往以情动人的成分居多,而以理分析的成分则较少。不过,这或许是我们所不应该苛求于历史性的通俗著作的。

古今中外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但是真正可读的历史通俗读物却不多见。广大的群众需要历史知识,但他们的历史知识主要地是从稗官野史中得来的,而不是从正史中得来的。例如,大多数人对三国的历史知识都是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得来的,而不是从陈寿的《三国志》中得来的。房龙的书是以西方历史为背景的,至今在西方仍不失为优秀的通俗历史读物。我们希望将来我国也能有更多更好的通俗历史著作问世,能引起我国广大读者对历史的爱好和更好、更深的理解。

作者写本书是根据他本人的观点和见解写成的,相信读者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对他的书作出应有的理解和批判。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何兆武、李申、陈茅、林江和邱莉,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译者 谨识

目 录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1)
第二章 希腊人.....	(9)
第三章 束缚的开始	(37)
第四章 众神的末日	(46)
第五章 囚禁	(63)
第六章 生命的纯洁	(72)
第七章 异端裁判所	(81)
第八章 奇特的人们	(96)
第九章 向印刷文字宣战.....	(107)
第十章 有关历史的一般写作与本书的特殊 写作.....	(114)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117)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124)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135)
第十四章 拉伯雷.....	(147)
第十五章 旧货新招牌.....	(154)
第十六章 再洗礼教徒.....	(170)
第十七章 索齐尼一家.....	(177)

第十八章	蒙田	(185)
第十九章	阿米尼乌斯	(189)
第二十章	布鲁诺	(197)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202)
第二十二章	新的锡安	(212)
第二十三章	太阳王	(221)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王	(224)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227)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243)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	(249)
第二十八章	莱辛	(257)
第二十九章	潘恩	(266)
第三十章	最后一百年	(270)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公元 527 年,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民(他来自乌斯库布,这是[第一次]大战中争议甚多的一个铁路交叉点)认为“读书”无用。由于他的命令,古代雅典的哲学学园终于被封闭了。是他关闭了仅存的埃及圣殿,这座圣殿在信仰新的基督教的教士们侵入尼罗河流域之后还继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这座圣殿位于一个叫做菲莱的小岛上,距尼罗河的第一瀑布不远。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这个地方就是朝拜伊希斯的圣地,并且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在她所有的非洲和希腊罗马的对手都已经可悲地消灭了之后,这位女神却巍然独存;直到最后在公元 6 世纪,这个小岛成为了仅存的地方,这里古老而被视为最神圣的图形书写的艺术仍然被人理解,有少数祭司还继续在基奥普斯土地上使用在其他地方都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方法。

现在由于一个被认为是皇帝陛下的不识字的庄稼汉的命令,圣殿和所属的学校都被宣布为国家财产,各种塑像和图籍都被送往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祭司们和书法家们都被投入了监狱。当他们中间最后一个人由于饥饿和缺乏照顾而死掉时,书写象形文字的学问就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

这一切乃是悲剧。

假如查士丁尼(他的脑袋造孽!)稍微不那么彻底,能以一种诺亚方舟

的方式哪怕救下来少数几个懂得古代图形文字的专家,他就会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更加容易得多了。因为尽管(由于商博良的天才)我们能够再次拼出这种奇特的埃及文字,但我们要想理解它们传给后世的信息的内在意义却仍是极端困难的。

而这种情形对于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也是同样真确的。

那些奇特的蓄着长胡子的巴比伦人在砖厂里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宗教文件,当他们虔诚地宣称“有谁能够理解天上诸神的告诫?”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他们不断地请神降灵,他们力图解说神灵的律法,他们把神灵的教诫铭刻在他们最神圣的城市的花岗岩柱头上,他们是怎样感受那些神灵的呢?为什么他既是最宽容的人,鼓励他们的祭司去研究上天并探索大地和海洋,同时却又是最残忍的刽子手,对那些稍微违犯了神圣的仪式(那在今天是不足挂齿的)的邻人们施以最恶毒的惩罚呢?

直到最近,我们还不明白。

我们派出探险队去尼尼微,我们在西奈的沙漠里进行挖掘并解密了几英里长的楔形文字块。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到处寻求可以打开这座神秘的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

然后,突然之间而且几乎完全偶然地,我们发现那扇后门随时都洞开着,而且都可以任意登堂入室。

但是那扇方便的小门并非位于阿卡德或孟菲斯附近。

它位于丛林的心脏深处。

它被一座异教神殿的木柱几乎完全遮蔽起来。

我们的祖先在寻求轻松的掠夺方式时,就和他们所喜欢称之为“野人”或“蛮人”的人发生了接触。

双方会见并不是很愉快的。

这些可怜的无信仰的人,误会了白种人的意思,以一片长矛和弓箭的欢呼声迎接了他们。

来访者却报之以他们大口径的短枪。

在此以后,就很少有机会进行平静的而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了。

野蛮人照例不变地被描绘成一群崇拜鳄鱼和枯树、肮脏懒惰、一无是处的游手好闲的人,配得上是命该如此。

随后就有了18世纪的转机。卢梭开始通过多情善感的泪眼来观察世界。他的同时代人被他的思想深深感动,掏出他们的手帕也开始哭泣起来。

这些无知的无信仰者,是他们最偏爱的题材之一。到了他们的手里(尽管他们从不曾见过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些人就成了环境的不幸受害者和人类各种德行的真正代表,而腐化了三千年的文明体制使人类的这些德行被剥夺殆尽。

今天,至少是在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里,我们知道得更多一些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正有如我们研究高级的家畜,二者照例是相去不远的。

在大多数的事例中,我们的艰难困苦得到了充分的补偿。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自身就是处于更加不利的条件之下的野蛮人了。由于细心地考察他们,我们就开始懂得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而由于更深切地懂得了他们,我们就瞥见了许多这类奇特而隐蔽的本能是深深埋藏在过去五千年中、我们这支哺乳类物种的风尚和习俗的薄薄的外壳之下的。

这类的邂逅并不总是能使我们骄傲自满。另一方面,认识到了我们所得以幸免的各种条件,以及体会到了我们确实已经成就的许多事情,只能是倾向于使我们有新的勇气去做手头的工作;如果能够的话,还将使我们对那些未能跟上步伐的遥远的堂兄弟们更加宽容一些。

本书不是一本人类学的手册。

它是一部奉献给“宽容”这个题材的书。

但是“宽容”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主题。

进行这场漫游的诱惑力是巨大的。而一旦我们离开了正轨,只有天知道我们将到达哪里。

因此,我建议给我半页纸来精确而具体地陈述一下我所谓的“宽容”是什么意思。

语言是人类最具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而一切定义都注定了带有随意性。因此一个谦虚的学生就应当去请教讲本书所使用的这种语言的大多数人所最终接受的权威。

我要引证《不列颠百科全书》。

在第二十六卷第 1052 页上写着:

宽容(语出拉丁文 *tolerare*,即容忍):指容许别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有耐心地和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的或一般能接受的办法或见解。

还可以有其他的定义,但是就本书的目的而论,我将让我自己接受《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段话的指导。

既然使自己置身于(好也罢,坏也罢)一条明确的思路,我就回到我的野蛮人身上来,并且告诉你在我们拥有任何记录的最早的社会形态中,关于宽容我都能够发现些什么。

原始社会是非常单纯的,原始语言只包含少数简单的咕噜声,但原始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只是到后来世界变得“复杂”了,才丧失了自由。

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对中非洲、极地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人进行的调查表明情形恰好相反。原始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原始语言的形式、时态和变格比俄文和阿拉伯文的还多,而原始人作为奴隶则不仅是存在于现在,而且也存在于过去和将来;总之,他是一个屈辱而可怜的生物,活得恐惧,死得恐怖。

这可能看来是太偏离流行的有关英勇的红种人的景象了:即他们快活地在草场上游荡,寻找水牛或敌人头皮当作战利品;然而这倒有点更近于真相。

它怎么能够是另外的样子呢?

我曾读过许多有关奇迹的故事。

但是其中却缺少一个：即有关人类存活的奇迹。

是怎样、是以什么方式又是什么缘故，所有哺乳动物中最没有抵抗力的一种，居然能够维持自己抵御微生物和乳齿象、冷和热并且终于成为了世上一切的主人呢，这个问题我在本章中并不想要解答。

无论如何，有一桩事是确凿无疑的。他决不能够独立完成这一切。

为了成功，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投入整个种族的集体性格之中。

因此，原始社会是被一种单独的观念所支配着的，即一种高于一切之上的求生存的愿望。

生存是非常困难的。

结果是其他一切的考虑都牺牲于一个至高无上的要求之下——求生存。

个人是毫无价值的，整个集体就是一切，而部族就成了一个漫游的堡垒，它是靠它自身、为它自身和以它自身而生存的，并且只有在排他性之中才能得到安全。

但是，问题甚至于要比乍看起来显得更复杂。我刚刚所说过话，仅只对于有形世界是有效的；而在那些早期的时代，可见的世界比起不可见的领域来，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得原始人和我们自身是不同的。他们并不熟悉因果法则。

假如我在有毒的常春藤之间坐下来，我就要骂自己大意疏忽，要去找医生，并告诉园丁尽快铲除这些东西。我分辨因果的能力就告诉我，有毒的常春藤会造成红疹而医生可以给我些药品止痒，而且根除藤蔓将会防止这种痛苦经历的重演。

真正野蛮人的行事就会全然不同了。他一点也不会把红疹和有毒的常春藤联系起来。他生活在一个过去、现在和将来三者是不可分开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里。

所有他那些死去的领袖们都作为神而继续在活着，所有那些死去的邻人们都作为鬼而继续在活着；他们全都仍旧是本族的看不见的成员，无

论每一个成员走到哪里，他们都伴随着他。他们和他在一起吃、一起睡，他们为他守门。与他们保持一点距离和博得他们的友谊则是他的事情。假如他未能做到这一点，他马上就会受到惩罚；而且既然他不可能懂得怎样随时都讨好所有这些鬼魂，所以他就永远恐惧着鬼神报复的不幸会临头。

所以他就把一切有点反常的事情并不是归之于某种起因，而是归之于看不见的鬼神的干涉。当他注意到手臂上有红疹时，他并不是说“该死的有毒常春藤”，而是嘟囔着“我得罪了神，神惩罚我”，于是他跑去找医生，然而并不是弄点药水来解常春藤的毒，而是要得到一种“魔力”，那“魔力”将证明比恼怒的神鬼（而不是常春藤）所施加给他的“魔力”更加有力。

至于给他带来全部苦痛的常春藤，他却任它像往常一样地生长。假如或许有个白人拿一罐煤油来放火烧掉这堆灌木，他就会骂白人惹下了麻烦。

由此可见，在一个样样事物的发生都是由于有一个看不见的生灵的个人之手在直接干预的结果的社会里，这个社会的继续存在就有赖于严格地服从那些似乎是能安抚神灵们的愤怒的律法。

按照野蛮人的意见，这样一种律法是存在的。是他们的祖先们设计出它来，把它赐给了他们。要维护那种律法不受侵犯并且把它以其目前的完美形态传给他的子孙们，便是他的最神圣的职责。

这在我们看来，当然是荒谬的。我们坚持信仰进步，信仰成长，信仰经常不断地改进。

但是“进步”这个名词只不过是前些年才铸造出来的，而对一切低级的社会形态最为典型的却是：人们看不出有任何可能的理由，为什么他们就应该改进一切可能的世界之中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世界，因为他们从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世界。

假使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人们应如何防止律法和社会的既定的形式发生变化呢？

答案是简单的。

立即惩罚那些拒绝承认公共警戒规定乃是神明意志的表现的人，或者用通俗的语言说，即采用严格的不宽容的体制。

如果我在这里说，野蛮人是人类之中最不宽容的，我并不想要侮辱他们；因为我要赶快补充说，给定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环境，则不宽容就成为了他的责任。假如他容许任何人干扰他的种族的持续安全和心安理得所依赖的那一千零一条规则的话，整个部族的生活就会陷入危机，而那将是一切可能的罪行之中最大的一种。

但是——这个问题是值得提出的——当我们今天拥有了上百万军队和成千上万警察都很难强制执行少数简单的法律的时候，数目相对有限的一群人又如何能够保护一套最复杂的口头规定的体制呢？

答案又是很简单的。

野蛮人要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以精明的算计完成了他以武力所做不到的事。

他发明了“塔布”(taboo,禁忌)这一观念。

或许“发明”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这类事物很少是心血突然来潮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的生长与实验的结果。不管它是怎样的，非洲的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设计出了塔布，从而为他们自己免去了大量的麻烦。

“塔布”一词源出澳大利亚。我们大家多少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的世界就充满了塔布，有些事情我们干脆就是不能做也不能说的，像是在餐桌上提到我们最新的军事行动或者是把汤匙扔在咖啡杯子里之类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塔布从来都没有很严重的性质。它们是属于礼貌手册的一部分，很少干预我们个人自身的幸福。

另一方面，对原始人来说，塔布却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它意味着某些人或无生命的物体与其余的世界被“隔开”了，因为它们(用希伯来的对应语来说)乃是“神圣的”，绝对不可以讨论或接触的，否则就有立刻被处死或永恒受难的危险。这是一条很大的诫命，敢于不

服从祖先神灵的意志的男女们有祸了。

究竟塔布是祭司的发明，还是祭司阶级被创立出来是为了维护塔布的，仍然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正如传说要比宗教古老得多，看来更有可能的似乎是，早在世界上听说有巫师和巫医之前，塔布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一旦巫师和巫医出场之后，他们就成了塔布观念最顽强的支持者，并且以极大的技巧在运用它，以致塔布成为了史前时期禁止的标语。

当我们最初听说巴比伦和埃及时，这些国家仍然处于发展状态，塔布在其中是大有作用的。那并不是一种粗糙的和原始的形态，像是后来在新西兰所发现的那样，而是已经庄严地转化为消极的行为准则，像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在我们十诫的第六诫中的那种“你不可”。

无须补充说，在早期，宽容的观念在这些国度里是全然为人所不知道的。

我们有时候所误以为的宽容，只不过是无知所造成的漠不关心而已。

但是无论在国王方面还是在祭司方面，我们都追踪不到有任何（不管是多么模糊的）自愿的痕迹，允许别人运用已经成为我们现代理想的那种“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者是“有耐心和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的或一般所接受的办法或见解”。

因此，本书除了以一种消极方式而外，对于史前史或通常称为的“古代史”并没有兴趣。

为宽容而斗争，要直到发现了个人之后才告开始。

而对这一点——一切近代启示之中的最伟大的一项的功绩，要属于希腊人。

第二章 希腊人

在地中海上遥远角落的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上,怎么竟然能够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内就为我们的世界提供出一整套我们今天在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方面所进行的全部实验的完整框架呢?这是一个许多世纪以来困扰了许多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哲学家在其事业中的某一个时期,都曾试图给出一个答案。

与他们在化学系、物理学系、天文学系和医学系的同事们不同,可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态度蔑视一切想要发现人们可以称之为“历史规律”的那种东西的努力。那些适用于蝌蚪、微生物和流星的东西,似乎与人类的领域毫无关系。

我可能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我总觉得似乎必定有这样的规律。至今我们确实还不曾发现其中的许多规律。但是我们也并没有十分细心地寻找。我们曾如此忙于收集史实,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来煮沸它们、液化它们、蒸发它们并从中提炼出对我们这个哺乳类特殊品种有着某些实用价值的少量智慧片断。

我是诚惶诚恐地在摸索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并且是从科学家的书中取出一页来提供如下的历史箴言。

按照近代科学家最好的知识,生命(指有生命的存在,不适用于无生命的存在)开始于一切物理的和化学的因素都以创造第一个活细胞所必